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虞東學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溫從準

欽定四庫全書

虞東學詩卷二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邙鄘衛

邙鄘衛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本紂畿內之地自朝歌而北為邙南為鄘東為衛其大較也漢志謂康叔始封即兼二國康成以地大非制兼并當在後世而

衛之滅國經傳無文難以信据按書康誥三篇乃  
武王封康叔於殷墟而命之之辭而漢書言成王  
封之者誤從書序也其言邶以封武庚鄘衛之地  
管蔡分尹不數霍叔而合武庚為三監未必全屬  
子虛而不無舛誤竊意邶鄘皆武庚封域三叔實  
監其國而康叔自封於衛及周公誅武庚以康叔  
能和集殷民因其地益之不然殷頑遷洛至煩  
周公親蒞至君陳繼尹成王猶反復誥誡何三監

叛逆之區未聞有一人鎮撫耶畧為依据漢書訂  
正其失似近情事至於邶鄘皆衛地而分繫之二  
國義實難曉舊說以君世為次頃公最先故邶在  
前鄘柏舟衛淇澳同是武公詩而事有先後故鄘  
次之衛居後今定中在鄘淇澳在衛所謂先後者  
殊不可信程子謂從其採得之地朱子謂繫於各  
國之音夫古音已不可攷而詩中所指之地互見  
錯陳亦難以區界顧氏炎武曰累言之則曰邶鄘

衛專言之則曰衛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訛此据左傳立說然漢儒亦何故誤分之也愚按邶風十九篇歷志淫亂無一美詩疑是著其召禍之本邶風十篇則中興之詩在焉衛風十篇則美詩居多所謂康叔武公之德於斯可見區別觀之則當時分第之義或有取爾今仍其舊云

余以邶鄘為誅武庚後益封祗以事理揣合及

見世本古義與余正同而立說較確其言曰康叔封衛在武王時書康誥朕其弟小子封是也其兼有邶鄘在成王時史記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居河淇間是也古義又引逸周書作雒篇今不錄是書例以經史之正者為據不採旁說也

邶

邶詩十九篇自仁人不遇而夫婦道乖賢才放廢

外無分災救患之思而內有敗紀滅倫之變禍亂相尋征徭不息至於父子之愛盡捐而衛之覆亡不待國人使鶴之年矣其次二南之後而居變風之首者仁暴異區政俗相反故讀康誥三篇知其感而被化也獨後讀邶風十九篇知其變而之惡也獨先○一統志邶城在衛輝府城東北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教以遊我心匪鹽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集傳卷  
眷勉反

柏舟內貞外固

詩  
牖

可勝任載之用而使之汎汎水中

無所依薄

集傳

以興已有可用之才而不見遇

箋

所以

中宵耿耿不能忘也憂矣而曰隱有隱憂矣而曰如仁之結而不可明言也豈飲酒敖遊之所得解乎惟

我心嫉惡太嚴不能如鏡之妍媸並納

本義

是以異道

不相安雖以僚友之親昵如兄弟者亦不可恃以為

據

古義

往愬之而反遭其怒也

箋說

上既不得於君次復

不諒於友獨窮困於此時而我心終守而不變不能

如石之轉席之卷以屈心而抑志即外之威儀亦無

可揀擇取舍以周容為度所謂固時俗之工巧余不

忍為此態也惟是悄悄憂心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羣

小之申申者方愠怒之不殄而詬病交加侵陵日迫

返已自維終無缺陷則惟標然而拊心已爾夫日月

至明今乃微而不明

詩緝

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曠眊如

衣不澣之衣舍垢忍尤而莫可如何蓋嘗靜默自思  
終不忍舍之而去曰不能奮飛所謂僕夫悲余馬懷  
蜷局顧而不行仁之至也此詩之義為離騷濫觴五  
章曲折悲思而忠君憂國之忱守正嫉邪之義溢於  
言表流連讀之惻然入人心脾非仁人不能為此言  
也韓嬰劉向皆以為宣姜作集傳不從而猶疑為婦

人詩蓋以其辭氣卑順柔弱而疑之及注孟子仍用  
序說即劉向論恭顯封事亦引此詩則序謂仁而不  
遇行之者謂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言皆信  
矣舊謂闕睢鵲巢之反者非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衣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無訖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

女如字訖古音怡風  
古音乎金反後同

首章以表裏興幽顯

正義

言掩蔽也

詩緝

次章以衣裳興

尊卑

正義

言倒置也

姚舜牧

兩言心憂為君憂為君之子

憂為國家後日憂故不能止而不能忘也

謝枋

三章

言妾僭之由在於君子如緣之為衣皆治絲者為之  
末章則達於事逐時變物隨氣遷理勢之常無足怪  
者故三章之思古人猶欲效之以無過末章之思古  
人直謂之獲我心而已是我心素定而古之善處此  
者特先得所同然耳至此絕無一毫怨懟不平之氣

莊姜所以為賢也

許疏

若以締綌之遇寒風作秋風紈

扇之意豈復能思古人以善處哉序曰莊姜傷已特

據其事言之耳困而能通憂而維則

鄧元錫

莊姜所以

自處者蓋已進乎古矣鄭箋改綠為緣不可從集傳  
比也今從毛作興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

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野古音渚任讀如字不入韻淵身人通

陳在衛南故戴嬭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其三章曰

遠送於南也初見其羽次但見其飛次但聞其鳴去

而愈遠也

詩所

涕泣如雨初別也佇立以泣既別而久

立實勞我心已去而長思也

輔氏

當天傾地陷之時梵

梵兩寡婦死生訣別有無數心事說不出口乃丁寧

付托既欲其擔當又欲其慎密故以塞淵溫惠淑慎

言之凡此皆先君之思而仲氏平日所以勗我者也  
說到極傷心極真切處嗚咽便止何等沉痛何等包  
舍合觀綠衣燕燕二詩憂而不怨傷而不激至此猶  
念先君可知日月終風之非斥莊公也顧氏夢麟曰  
春秋書戊申注三月十七日衛州吁弑其君完是年九月衛  
人殺州吁於濮此詩之作在州吁未殺之先當春夏  
之間見燕托興宜也州吁之殺石碣誘之如陳而使  
陳執之莊姜遠送賦詩疑亦有感動於陳者歟愚按



州吁方與諸侯連兵伐鄭而石碯將用陳討賊豈不  
懼有疎失戴媯之歸必有密授方畧者至九月使人  
告陳之語特順風之呼而非事起倉卒者矣當日預  
聞其謀者獨有莊姜故越禮遠送而諄諄屬之末章  
任字如字讀則其義豁然而所謂塞淵溫惠淑慎者  
決非空作譽詞矣以恩相信曰任集傳從箋義不若  
直以擔當訓之毛朱作興同○爾雅雉周注子雉鳥  
出蜀中

雉音規

又燕燕亂注一名玄鳥齊人呼亂孫炎

則以鴛周燕燕。鴛一物三名。說文又以鴛為周燕。其訓為鳥者。祇名燕。不名燕。燕集。傳用孔疏。重言義。按爾雅。鴛周為一節。燕。燕。鴛。又為一節。今且依郭注。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前之傷已以莊公後之傷已以州吁不惟先後有次而詞氣神理亦各不同說見燕燕篇蔣仁叔五經蠡測嘗辨之當以序說為主後人之疑序由於衍者之失辭彼為推禍本於先君康成繆附其義遂以之人指莊公而詩義全晦矣夫舍現在凶逆之子而追憾已死之夫反覆指斥無論莊姜之賢決不如此即論泛常情事亦不相應朱子所以改為莊公時詩也愚按莊姜前既不答於夫後復遭此大故斃子無恃而

州吁不循子道狂虐無已無所控告故呼日月而訴  
之非以喻君與夫人也

箋誤

一章言日月照臨下土

而不冒之乃有如是之人違棄古道於我絕無敬愛  
而不顧養不報德使我困窮至此是日月亦有不照  
臨不丕冒者矣三四章言日月出於東方朗然照徹  
而此人狂悖昏惑即言語之間皆無善意

詩緝

則危亂

將至何能使我可忘乎既呼日月而不聞乃嘆父母

養我之不終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也

集傳

報我不述言

所以遇我者不堪稱述

呂記

猶定姜數獻公之罪曰余

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也胡能有定反覆言之  
呂記謂推原禍亂之由非也州吁弑君篡立亟亟求  
定於諸侯莊姜知其決無成也故每章申言以著其  
憂春秋傳謂厚問定君於石子此其證也移之莊公  
甚無謂矣毛氏作興今從集傳為賦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  
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

不寐願言則嚏。瞋瞋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

懷

來古音

釐後同

詩言州吁如終風之暴。嬉笑謔浪無復人子之禮。所以中心是悼也。且其狂惑如雨土蒙霧。雖偶一來顧而終竟寂然。如宋光宗間歲一朝重華之類。其昏瞶如重陰不開。雷發不振。令人氣鬱不舒。懷抱莫釋。則其傷甚矣。高如晦曰。願言則嚏。猶言若肯提起一聲。我則願嚏。今人打涕便道人說我是也。箋義願言則懷。

亦當如此領會五經蠡測曰綠衣歸於自省燕燕但  
言涕泣且有先君之思無一毫怨尤及觀日月終風  
二詩明斥過惡與前二詩詞意遼絕竊意施之州吁  
則可施之莊公則不可况篇次先後已定何必移易  
集傳比也今從毛為興○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為暴  
風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曠月令民多歛嚏注歛者氣  
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徐鍇云腦鼻中氣壅塞噴嚏  
則通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予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兵古音邦  
行古音杭

後同仲宋仲平去通馬古音姥老古  
音柳信古仲字未兩章下二句轉韻

州吁弑君自立纔五月餘兩書伐鄭皆宋主兵而左  
氏稱州吁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使告於宋則兵端自  
衛矣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形容州吁之阻兵安忍神



色俱動本言南行伐鄭特挿役土功築漕城於題外  
烘托不務令德而虐用其民之意次章乃指出告宋  
連陳實事斥言時帥憂其不終衆仲所謂不戢將自  
焚者不我以歸者古義謂既圍東門五日而還矣未  
幾魯翬帥師來會復往伐鄭必師歸在途又聞後命  
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謂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鄭謂行軍必於山林求其故處  
近得之其即必死是問余收爾骨之痛歟王肅謂爰

居而下三章與其室家訣別者是也若曰失伍離次  
與此情事不符契濶隔遠之意洵信也

說文

即上章成

說也傳訓為遠其義未聞○通典滑州白馬縣衛之  
漕邑戴公廬漕即此正義云當在河東近楚丘今直  
隸大名府滑縣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本衍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  
七人母氏勞苦覲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  
首章南心韵天勞轉韵  
次章但以薪人為韵

詩非美孝子錄此詩乃美孝子也以風之鼓物興母  
以棘之難長興已自心而薪則母之劬勞聖善並見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居然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之意  
下乃痛自刻責以寒泉之可漑黃鳥之可悅責已之  
不能顧養以慰母是泉鳥之不如也頻喚七子見生  
子之多曰無曰莫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自責之甚  
也孟子謂小弁過大凱風過小亦為母但不安其室

非有別狀不然失節事大安得云小哉卒由此感悟  
故曰慰母心而成其志孝子所以可美也許氏名物  
鈔曰覲眈毛傳好貌箋以興顏色悅也詩緝光鮮貌  
檀弓華而眈皆以色言俗訛以為黃鳥之聲愚按玉  
篇云出目貌似較切集傳比也今從毛為興○爾雅  
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  
曰凱風說文棘酸棗沈括曰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  
列生卑而成林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

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又輿地記祥符縣  
北有浚水即漢之浚儀有寒泉坂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  
上其音辰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

泄泄其羽下上其音何用不臧也自詒伊阻則忮求  
之為害矣日久道邁世路嶮巖所以勞我懷思而不

已也於是告之以德行戒之以伎求庶幾善處而無  
患乎不直呼君子而曰百爾君子所謂旅中相聚不  
止一人人各自善自然相及者歟遭世末流遠從征  
役僚友之相關切者憂思而勸戒之如此豈此行後  
之大夫實造謀興此役者故曰自詒伊阻乎序曰刺  
宣公蓋推本言之傳箋迂曲不可從諸儒皆以婦人  
當之亦未知所據或以雄雉起興信為閨怨此尤害  
辭之甚者興意在第二句不在雄雉也詩人覽物起

情不當如此穿鑿若順文解義則集傳為得○爾雅  
雉有十餘種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江  
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鷄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淵濟盈有鷺雉  
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雖雖鳴鴈旭日始旦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

友

軌古音九否房  
以反友古音以

詩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序本無失鄭以夫人

專指夷姜則有可疑者深厲淺揭毛訓因時制宜鄭  
喻男女之賢不肖及長幼似皆不得其指濟盈不濡  
軌傳箋釋義未融雌雄牝牡論亦太滯諸儒都從舊  
說歐陽本義獨明順今約其辭而叅合諸家以釋之

曰匏葉苦而濟渡深

鄭箋

未可妄行也彼乃不問淺深

惟意所往

詩緝

如公與夫人之不顧可否惟欲是從也

本義

夫深水淵然以車濟之豈有不濡其軌者而彼昏

不知喻宣公也

詩緝

鳴然之雉惟知配偶之求而以聲



相呼無復羞恥喻夫人也

詩緝

不聞雖雖鳴鴈乎士之

歸妻猶有禮別宣公曾士庶之弗若

歐陽

此因雉鳴而

言也

詩所

不見招招舟子乎乘舟之人猶待我友夫人

曾行道之弗若

歐陽

此因濟盈而言也

詩所

文則相承意

實互換而未章又回顧首章極錯縱變化之妙蔡衍

覲詩經尊卜曰前兩章似斥夷姜後兩章似斥宣姜

愚按一二四章反覆濟涉三章直指歸妻明說河上

新臺之事即前兩章亦斥宣姜也箋以夷姜當之者

徒以篇次在新臺之前而疏因摘雉鳴求牡句為之  
疏解不知雉鳴求牡特魚網鴻離之對面語耳且未  
有女不從而男能強劫之者齊為大國宣公雖聞姜  
美何敢妄行必請於齊而聽之乃作臺以相要求牡  
之言固非周内也若篇次錯簡詩書多有尤不足疑  
集傳比也當從毛作興○馮氏詩疏謂說文古今注  
陸璣疏通云匏瓠也惟陸農師云長而瘦上曰瓠短  
頸大腹曰匏匏苦瓠甘定非一物今攷諸書惟甘苦

為可明耳本草有苦瓠瓠之苦者疑是匏矣蓋匏為  
總名甘者可食苦者佩以渡水又曰軌音范軾前也  
軌窺美反轂末也禮書云軾轂末亦謂之轄又謂之  
軌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  
亦同因謂車轍亦曰軌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  
尺三寸此謂轂末之軌也孔穎達不知軾亦名軌乃  
欲改音為軌朱子但取軌牡叶韻不知軌之為軾遂  
以車轍釋之當從羅氏近日休寧戴震氏作者工圖

注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  
兩節注明軌為軹前又引此詩傳由軹已上為軌謂  
今詩軌作軹以合韻改之也又謂轂末之軹古為軒  
字杜子春改為軹耳其實軹乃轎內交木非轂末也  
軒讀如筭又謂轂末為軒軸末為鞿鞿又軸之長出  
轂外者不可混為轂末按少儀注以軌為鞿頭即杜  
子春以為軹戴所辨為軒也范為軹前即故書為範  
杜子春以為軹周禮所謂祭軌者也因軸末之鞿與

轂末之軛原屬一處相連易滋蒙混杜又改軛為軛  
與軛內之軛相淆彌復錯亂得此搜剔耳目一清特  
軌為轂末疏義亦然特不當混為轆頭耳而傳謂由  
軛已上是毛意直為軌故後人疑為合韻改之三百  
篇中未有可改字就韻者羅說固不可易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事本左傳宛溪顧氏獨  
辨其誣其說曰閔二年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註  
謂蓋年十五六而宣公在位止十九年朔尚有兄

壽則奪及妻事當在即位之元二兩年及年可娶  
亦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十六年而為州  
吁所弑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初年矣先君之妾媵  
當巖閔深宮而宣公為公子時又出居於邢無由  
得近即有之亦必閔不令宣乃顯屬諸右公子倡  
狂無忌如此且石碣老成謀國手定州吁之難創  
深痛鉅豈有迎立穢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為君  
此萬萬必無之理竊意夷姜乃宣公未即位時所

娶之嫡夫人後因寵衰見廢橫加之罪左氏因而甚之耳史記衛世家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絕無曖昧不可道之事尤信而可徵也說雖似創持義極正要之此詩無預夷姜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不我能愾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  
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以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  
者伊余來暨

非體死平上通弟音底舟遊  
求救平去通讐售平去通

此詩反覆低徊叨叨細細極淒切又極纏綿覺盧江  
小吏妻詩殊淺俗也谷風陰雨便覺愁慘滿目如聞



怨聲如見怒色

范補傳

因告以夫婦同心不宜如此采

葑菲者不以根惡而棄其葉美

杜注

夫婦之間豈當以

小嫌而忘其大善苟好音無違

程子

及爾同死則中心

之願也至於被譴而行則違其心矣是以遲遲而不

進也乃送我不遠纔及門內恩義之薄尚可言哉我

也被棄甚苦而彼也新婚甚樂惟其涇渭不分雖有

甚清之沚而彼方宴樂新婚終不以我為潔而與之

也我固去矣而資生之具尚存慎毋敗我成業蓋猶

顧惜而不舍也

歐陽

既乃嘆曰我身且不見省

程子

何暇

恤我去後之物乎猶憶在家之時勤勞作苦黽勉有  
亡雖至隣里凡民無不盡力周恤我之有德於彼者  
如此乃不能愔我反視為讐既阻拒我德雖欲強為  
操畫亦如賈之不售耳因念昔日相與為生常恐生  
理窮盡及爾共至顛覆今既遂其生育乃叱予于毒  
而棄之我蓋如所蓄之美菜然僅堪御冬不可常用  
今汝既饒裕逸樂安於新婚徒以前日困窮用我御

之耳所以怒言怒色詒我以勞苦不能堪之事曷不  
念昔者困窮時由我而得至安息也

蘇氏

詩牖曰不宜

有怒起下有洗有潰來同心起下不我屑以來德音  
起下治家勤勞來同死起下既生既育等句來詩人  
多以風雨喻暴亂嚴氏詩緝范氏補傳皆謂風生大  
谷習習不止與北風終風無異陸佃云谷風言其自  
詩話謂風自谷出是也孫炎釋爾雅訓谷為穀誤矣  
舊說以為和風在此詩猶取反興至小雅谷風之二

三章則義難通矣不如嚴范二說為長集傳比也今從毛作興○爾雅須葑葑草木疏云蕪菁也亦名蔓菁郭曰今菘菜埤雅云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俗謂之臺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菘所謂溫菘也又菲芴郭曰土瓜也孫炎曰菘類又菲蔥菜郭曰似蕪菁陸璣云似菘莖粗葉厚而長有毛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蔥菜是陸以二者為一物集傳用陸說箋言二菜上下皆可食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杜預

則為上善下惡集傳用箋說爾雅茶苦菜月令孟夏  
苦菜秀夏小正四月取茶是也詩緝曰茶有三種一  
曰苦菜二曰委菜三曰英茶此詩及采苓縣之茶皆  
苦菜也以薺茶蓼委葉也有女如荼英茶也邢疏以  
為斷之有白汁者非楊慎以為吳葵尤非吳葵乃萇  
也詳見夏小正注爾雅萇薺實本草云味甘取其葉  
作菹及羹亦佳春秋繁露曰薺以冬美是也畿門畿  
也昌黎譴瘧鬼詩白石為門畿程大昌云筍者以竹

為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承于梁旁透水處毋發我笥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方輿紀要曰涇水出陝西平涼府西南四十里升頭山之涇谷東經長武縣北合汭水同流過邠州至高陵縣西南二十里入渭渭水出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之南谷山流經鳥鼠山下合汧斜豐鎬四水與涇水合於高陵縣又東歷同州府朝邑縣合漆沮二水又東至華陰縣北而入於河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

如充耳

葛節日通  
久古音几

式微勸歸旄丘責衛據下序言狄人迫逐黎侯是當時尚未失國衛不救而國乃失耳按宣十五年傳晉

伯宗數狄五罪其三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不言滅其國也晉既滅潞畧狄土立黎侯而還是黎侯奔衛求援不得而不敢歸也式微之勸歸蓋在伯宗數罪之先矣若已失國將安所歸乎微君之微當如集傳作非解不當如胡文定說為微視黎侯也中露泥中當如王氏言沾濡之辱陷溺之危不當如毛傳為衛二邑也又按黎在衛西黎侯身已在衛猶云匪車不東者箋謂寓在衛東東萊因謂衛大夫之車不來東



巖華谷反之謂寓亦在西故往衛則東集傳言豈我  
之車不東告於女李迂仲則謂衛大夫之車不東來  
錢天錫又言非我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陳  
義紛紜終多疑竇愚意式微作於從亡在東之臣中  
露泥中皆眼前景况旄丘作於居守在西之臣何多  
日何其處何其久皆心頭摹擬情事判然言非我車  
不東來迎君特衛之諸臣無同患相助者耳如此說  
車東之義似稍直截葛之誕節裘之蒙戎固見閱時

之久而踈濶之意憔悴之容已隱隱如繪瑣尾流離  
宋儒說義謹已然以之子目君竊所未安况出自忠  
者之口乎按流離爾雅作鷓鷯鷓鷯少美長醜比衛  
人之始德終怨即谷風恐懼棄予之意箋義固可取  
也褒盛服也毛傳言雖往告之而褒然盛服者如以璜  
塞耳而無聞也嚴緝以褒為笑此箋未詳所據○爾雅  
旄丘前高注引此詩疏曰釋丘形未嘗指為地名也  
寰宇記謂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今大名府開州城

北有旄丘恐屬附會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  
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籥翟爵鄭庠分韻  
同部苓古音隣

此詩大義序傳畧同而訓詁各異章首簡字毛訓大  
鄭訓擇朱訓易鄭說為長何玄子曰簡通作柬說文  
分別之也謂分別其能舞與否將使之舞也方將將

也

毛以為四方者非

萬者舞之總名

鄭以為千舞者非

疏云月令仲

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此日  
之方中即彼春入學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日中星  
鳥左傳馬日中而出與此同也在前上處鄭謂前列  
上頭時方就舞位而碩人處衆舞者之上孔氏以為  
樂吏即周禮所謂以舞仕者也至於舞時則見其儀  
觀之偉而發揚蹈厲則有力如虎焉行其綴兆則執  
轡如組焉皆喻其舞之善也朱氏道行謂因舞而見

者得之若別生枝節與上下文義不蒙愚意次章似說干舞三章乃言籥舞錫爵是祭未勞翟祭統謂畀輝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

毛傳

蓋舍菜合舞本有事於

瞽宗若燕飲獻工非此時事赫如渥赭與有力二句同例言武舞則才藝之美如彼文舞則顏色之好又如此洵可以承王事者而以輝胞畜之所謂不用賢也鄭以西方美人為周室賢者彼美人為碩人蓋詩人見此碩人惜其才美而不用因憶西周盛時之賢

者各載高位如榛之在山苓之在濕無不得其所彼  
萬舞之賢者其美豈遜於西方之人而無如今之不  
用何無限感慨舍而不露若作本人自嘲其義反淺  
而近薄舊作三章章六句當從集傳作四章三章章  
四句一章章六句○爾雅大箛謂之產中謂之仲小  
謂之葯郭云箛如笛三孔而短小黃氏樂典謂宮一  
羽一角一是也廣雅謂七孔毛傳謂六孔俱未詳陳  
暘云箛所以為聲翟所以為容聲由陽來故執箛於

左容自陰作故秉翟於右陸疏榛栗屬羅願云關中  
廊坊甚多故其字從秦爾雅蕭大苦今甘草邢疏蕭  
苓字異音義同

瑟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  
與之謀出宿於沛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  
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謀古音媒後  
二章俱轉韻

按漢書顏注沛本濟水之字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至武德入河溢為滎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是也滎澤之水渟而不流潛行地下至定陶復出今兗州府曹縣是也寰宇記大禰溝在曹州寃句縣北七十里皆在衛境當從讀詩記為父母國之地集傳言始嫁來時者是也又按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則謂栢人縣有千山言山地既不同山名亦異要非衛境所有當從毛傳為所適國郊肥泉則水經



注所謂馬溝水出朝歌城北東南注淇水者也須即  
故須句國水經注言濮渠東逕須城北漕即州吁所  
築其為衛地無疑諸姬謂姪媵諸姑伯姊不可以姪  
媵言當從杜氏左傳注以問為致問詩本空中構想  
不必瑣屑推求而地與人決非可隨口說者故為論  
之又古義謂此與載馳如出一口亦穆姬作也慮難  
曰謀說文穆姬志欲救衛思以大義動諸姬何以諸姬為同姓之  
國嬖慕也而與謀興復下二章皆言謀及諸姬之事

本說文

而齊為霸主伯姊在焉尤欲望援於齊也按須城楚  
丘南二十八里漕為白馬縣皆今滑縣地載馳之詩  
曰驅馬悠悠言至於漕此詩亦曰思須與漕則何說  
似非無稽○爾雅釋泉歸異出同為肥酈道元引捷  
為舍人則云出異歸同王應麟言今是水異出同歸  
是當以水經注所言為定泉出於衛亦流於衛故以  
取興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  
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敦鄭氏音都回反下三句數辭哉之亦為韻

賢者事於闇君公私交迫而上不見知於君下不見  
諒於家故作此詩

毛朱同

窶無財可以為禮貧無財可

以自給

孔疏

王事王家之事政事其國之事適者始辭

敦者迫辭益者略辭遺者盡辭此詩疑行役者所作

亦從事獨賢之嘆也

詩緝

大指全在莫知我艱句天寶

為之無所歸咎之辭也康成謂事君無二志故自決  
歸之於天出北門亦是興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邪音徐後同車音姑韋昭  
謂古惟尺遮反恐未然

風饕雪虐滿目慘愁至孤羣鳥合為惡如一鄭  
箋則危

亂將至不能以一朝居矣序云刺虐即詩可見必謂  
衛無虐政恐未然也其虛其邪爾雅作徐邢昺申郭  
李義謂謙虛閒徐歐本義曰其可皆徐而不進乎程  
傳曰尚可寬容徐緩乎皆言去之當亟義與爾雅合  
箋謂虛徐寬仁者今皆為急刻之行語費周折故集  
傳不取而用歐程說也莫赤莫黑云者范逸齋謂如  
此而不去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王荊公解末章同  
車謂貴者去之按程傳謂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

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東萊呂氏謂同車不必指  
貴者二說得之集傳比也嘗從毛為興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嬈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  
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末章女字從  
集傳讀女

序以刺時書者十有三篇言男女者居大半焉衍者  
謂衛君無道夫人失德而毛鄭皆以女德貞靜為說  
引古女史彤管之法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

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美在彤管是古說皆與毛鄭  
合也東萊引橫渠詩後宮西北遼城隅蒺我幽閒念  
彼姝以為述古賢君賢妃之相與得其義矣鄭謂詩  
人欲以靜女易夫人則迂曲附會所以啟後來之紛  
紛也歐陽氏直例諸溱洧之類而於彤管之明白可  
据者乃謂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何物則不免於遁  
矣總之靜女不可謂淫彤管不可比芍藥則古說不  
可廢也戴東源考工圖補注云城臺謂之城隅詩曰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媵俟迎之禮也古者諸侯娶必有媵稅駕近郊整車飾然後至城下以俟迎者儂而不見

石經作儂說文儂彷彿也

迎之未至也始思見其人繼思

見其物始言至城下未乃言其來自郊外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學者罕聞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愚謂述城隅之俟所以深刺新臺之要贈管歸美明其守正而潔白似刺夫人之意居多新臺直刺衛君耳按考工記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宮



與城皆有臺則皆有隅不知橫渠所稱後宮西北者何指○張次仲詩記彤管筆赤管女史所用鄭箋或謂古以刀為筆安得有管豐南嶠云以刀刻木乃書契之始至黃帝命沮誦為史以漆書紀事於簡以墨書紀言於帛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削謂以刀除去竹簡之漆書筆則以墨書於帛也子張書諸紳其不以刀明矣韻會茅之始生曰萋孔疏茅潔白之物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蔕不鮮新臺有洒河

水浼浼燕婉之求蘧蔕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

鮮古音犀洒古音銑浼古音免離古音  
羅施古式何反末章離施韻之字不入

韻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

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景古影字害蔡氏尊  
卜音係再見闕宮

夫婦之別至新臺而滅矣父子之恩至乘舟而絕矣  
而詩人猶若不忍盡其辭者然斥宣公者曰蘧蔕戚  
施便不容俛仰於人世思二子者曰汎汎其景便不

覺慄動於心目詩之妙於立言如此○容齋五筆云  
宣公在位十九年而卒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次  
年即生伋子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  
壽朔朔已能同母譜兄壽又能代為越境非十歲以  
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陸儼山  
嘗舉以問穆伯潛伯潛以為宣公上烝當在未即位  
之前儼山以為其父尚在不應認為已子按史記衛  
莊公卒後十六年而後桓公被弒迎其弟晉於邢而

立之是為宣公宣公嗣為諸侯去父亡十有六年其  
生伋子豈得謂父在時耶惜伯潛不能舉此折之或  
謂宣未為君其兄桓公固在肯任其烝庶母生兒而  
居然以為已子耶愚謂桓公為世子時親見州吁之  
驕縱致母氏之困阨久思為紕臂之舉若即位之後  
稍能振刷召石碣而用之去州吁若振籜耳乃容之  
十六年聽其與叔段為伍釀成禍端而身受之閭弱  
如此安能防閑其庶母及弟也後公子頑之事亦當

惠公在位時可以破疑矣宛溪顧氏則据史記以夷姜為宣公夫人無上烝庶母事詳見匏有苦葉二子乘舟事古義据新序言壽母謀沉伋於河壽知之而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未幾又使伋之齊使盜見旌要殺之壽先竊旌往幾及齊而見殺伋至載其尸而還遂自殺若左傳史記列女傳所載皆後一節事按諸書皆言殺之於陸今詩言乘舟與待諸隘者不符古義所引可補正史之闕○水經注甄城北岸有新

臺爾雅蘧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李巡曰蘧篠戚施  
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蘧篠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  
仰蓋口柔者必仰面觀人顏色而為辭面柔者必低  
首下人李本云蘧篠龜胸疾戚施駝背之疾又說文  
蘧篠粗竹席戚施鼃音秋即蟾蛄也

鄙

邶鄙皆首栢舟邶之首栢舟也君子吝窮而效逆  
速禍至莊宣淫亂而遂底滅亡鄙之首栢舟也女

貞終吉而有子克家雖宣懿重昏而猶可再造編  
詩之意深矣○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  
有鄘城即鄘國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春秋大事  
表云閔二年戴公渡河廬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  
衛於楚丘今為衛輝府之滑縣此為北楚丘又元  
和郡縣志淇縣即朝歌東渡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  
滑縣東北五里為漕又東北五十五里為楚丘又  
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為成公再徙之帝丘今

屬直隸大名府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據此則  
詩中所指之楚丘實在衛州鄘境而非兗州桑土  
之野矣若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之楚丘與曹宋  
錯壤乃衛之邊境詳具定中篇馮疏誤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  
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儀古音俄末  
二句天人韻

序言共姜自誓而下稱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



守義云云索隱据之以正子長之失是序說不獨為  
功於經亦且有補於史按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此  
諸侯禮既夕記既殯主人脫髦此士禮是君與卿大  
夫士皆三日而脫髦也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鬢鬢  
以夾囱故髦有兩父死脫左母死脫右今兩髦尚垂  
則非父亡代立之時矣况諸侯五月而葬嗣君脫髦  
已久安得入羨自殺猶垂兩髦乎呂氏記曰武公在  
位五十五年而國語稱其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

計初即位當逾四十而共伯齒又加長經何以言兩  
髦序何以言蚤死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  
嘗有篡弑之惡後之傳者妄也毛傳以天為父不可  
從范逸齋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愚按  
姑息兒女出於婦人居多故呂大臨言止是母意毛  
傳集傳俱屬與下篇同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

道古  
音島

序曰刺其上則不獨頑與宣姜而惠公在其中矣或云左傳稱惠公之立也少不當以魯莊之例責之按朔未立時已能愬兄及其為君顧不能閑母耶鷄奔二章即是責惠公之辭傳箋解中葍義迂曲難信說文云葍交積材也漢書應劭注中葍材葍在堂之中蓋象對交之形空中構結深密之處爾雅茨蒺藜是

据楚楚者茨說說文則云茅蓋屋蓋以茅蓋屋謂之  
茨周禮園師茨牆則翦闔注亦曰蓋也今云牆有茨  
而傳引爾雅文是以茨藜覆牆如今牆頭設棘之類  
襄通作攘故毛訓為除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  
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晞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絺是絀袷也子

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宜古音俄  
詩本音次

章上去入通為一韻質疑暫音錫從折不從折從折者征側反集傳誤三章平去通祥符袁反顏古音妍

三章皆極言宣姜服飾容貌之盛蓋與猗嗟同意

劉瑾

孔疏於首章不言何服於次章言祭服故尊之以帝

天卒章言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人言之今按

詩意首二章皆言祭服胡然二句言何以稱此容儀

成此尊嚴即足上云如之何意非尊之以帝天也展

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亦是重愧之不必如讀詩記言

一章末責之二章末問之三章末惜之也毛訓副編  
髮為之又訓笄為衡笄箋皆不正其失而疏引追衡  
笄註更加舛誤後儒因仍彌復踈脫或謂箋詩異於  
註禮不當沾沾考證此懲康成之失而過者恐非考  
信六藝之義愚按追師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其遺  
象若今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則列髮為之其遺  
象若今假紒音髻服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  
髮髻也服以見王今云編髮為之是編而非副矣追

衡筭注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云衡統紘緹  
後鄭云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於  
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筭卷髮者馮氏疏云  
衡筭本二物衡垂於當耳筭橫於頭上鄭註垂於兩  
旁云云釋衡非釋筭也自正義引註於惟祭服有衡  
句下攔入筭字而兩物遂為一物不復知毛傳之非  
矣象服當如箋說謂揄音搖翟闕翟翟而言象者象鳥  
羽而畫之臯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是也紃衽毛謂

當暑袞延之服但詰袞字未見紕義孔疏則以袞延為熱氣紕乃去熱之名袞延之為熱氣既不可知而訓紕為泄尤不免於附會集傳紕袞束縛意按說文紕系也袞衣無飾也蓋近身裏衣系即束縛之意是衣以縞紕為之加之系焉以自斂飭而展衣裳其上○後漢書輿服志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加者諸爵獸皆翡翠為毛



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按此即康成所謂  
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者疑古制未必然故  
又曰古制未聞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  
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注褱當作翬揄與搖同狄  
與翟同皆雉名三翟皆祭服鞠衣服以蠶展衣服以  
見王及賓客祿衣服以燕居及御於王孔疏諸侯夫  
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褱衣以下侯  
伯夫人得揄狄以下按衛為侯國故鄭以此詩之翟

為揄翟闕翟也禮書副者翟之配以配禕翟明堂位  
祭義夫人副禕是也以配揄翟詩副笄六珈其之翟  
也是也次者祿衣之配士昏禮女次純衣是也然則  
編為鞠衣展衣之配矣外內命婦服鞠衣展衣者服  
編祿衣者服次按展玉藻作禮鄭司農謂展衣白故  
箋以白言毛則謂以丹縠為衣故孫毓以赤言然据  
說文瑳玉色鮮白則展衣之白可知似當從鄭劉熙  
釋名掃摘也毛曰所以摘髮疏謂以象骨搔首因以

為飾按魏風佩其象掃則象掃直是佩飾佩固有用  
象者其用則以摘髮耳非必著於首也副笄揄翟盛  
服之時安得施象掃于首疏說非是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  
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東冬陽養  
平上通

桑中桑間之同異朱呂反覆詰難而集傳與讀詩記各行其說今考樂記先言鄭衛之音亂國之音次言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明有二等難以混併為一又按史記樂書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夜聞鼓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見晉平公而奏焉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師延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康成亦言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焉是

桑間乃紂樂非此詩明矣凡序稱刺者皆旁觀之詞  
若以本文我字斷為奔者自作則漆洧之篇女曰士  
曰云云豈男女相酬唱乎序言世族在位相竊妻妾  
期于幽遠故詩所舉皆貴族明列其人著其地以醜  
之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于墻陰明日有傳之者矣  
獨之不可不慎如此此則詩人之意也左傳申叔詭  
謂巫臣曰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引詩  
正合朱子據公穀以定姒為定弋因指孟弋為杞女

王應麟以鄘本庸姓之國因舉漢之庸光庸生明孟庸之為世族皆可信据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言雖幼而好禮也毛不言興宜從箋義為興○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曰別二名邪疏唐與蒙或并或別下云蒙玉女郭曰即唐也是又名玉女葑見邶風谷風篇尚書注妹邦紂之都所處於詩國屬鄘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按趙岐注孟子以上宮為樓豈詩之上宮亦樓耶淇

水出沮洳山至朝歌入河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疆疆鶉

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兄古虛王  
反後同

固是刺宣姜然托為惠公之言則亦刺惠公也詩牖  
曰我以為兄刺其安為之弟而不知逐我以為君刺  
其安為之子而不知閑也自墻有茨至此而人道盡  
天理滅矣郝仲輿曰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之以定  
之方中○陸佃曰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

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莊子鳥鵲孺以傳  
枝少欲故曰孺也爾雅鵲鵲醜其飛也鵲言鵲鵲之  
類不能遠飛但竦翅上下而已又鵲鵲其雄鵲牝痺  
郭曰鵲屬邪疏鵲即上云鴛鴦母田鼠所化者鵲則  
蝦蟇所化也張萱云鵲淳也不亂其匹故序謂宣姜  
鵲鵲之不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



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  
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駉牝三千

虛楚平上通京古音疆零古力珍反  
終焉允臧宜如石經作終然允臧

此追美文公之詩一章言其營制宮室規模宏遠二  
章本其始之相度乃統論建國形勢升望降觀而終  
之以卜慎之至也三章言建國之後務農桑重畜牧  
以成富庶之業而所以操其本者在秉心之塞淵乃  
全篇歸宿處也定之方中宜從箋義為記時爾雅釋

天營室謂之定筴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  
宮室謂小雪時蓋夏正十月於周為十二月也揆之  
以日宜從集傳樹臬度景以定東西正南北按考工  
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蓋以器長數尺承水引繩中  
水而及遠則平者準矣立植以表所平之方縣繩正  
植則度水面距地者準矣補注置槷以縣眡以景槷古文臬  
槷亦謂柱欲取柱景先須柱正欲取柱正當以八繩  
縣於柱之四正四角繩皆附柱則柱正矣然後眡柱

之景

賈疏

為規識日出之景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

景蓋既平中水然後為規數重樹槩於中眡槩端景

齊規者皆識之乃衡界午前午後之景則東西正又

中屈之以指槩則南北正

補注

舊注先畫影端後乃規

之規之交乃審此又是一法若毛傳南視定北準極

古無是說宮為宗廟室為居室應如箋說景山應如

毛作大山蓋測景之事已見首章升高置臬尤難定

其規影楚也堂也景山與京也皆升虛之所望也匪

直也人言不獨為民人根本之計營建時之精審詳  
密營建後之勸農考牧皆秉心塞淵處特舉驟牝以  
著富庶之實中興之規模遠已○宛溪顧氏兩楚丘  
辨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  
里本戎州已氏之邑凡伯過其地因刦掠之杜註所  
謂濟陰城武西南者是也僖四年衛遷於楚丘在滑  
縣東六十里於漢為白馬縣杜註無明文而毛傳鄭  
箋水經注言之甚晰毛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鄭

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水經注曰白馬濟有白馬城  
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城武明矣乃班  
固地理志於城武下則云齊桓公築城遷衛文公於  
此既混滑縣之楚丘于城武而文定說春秋于凡伯  
傳云罪衛不救又混城武之楚丘于滑縣蓋兩失之  
○又隋置兩楚丘一在漢已氏縣為南楚丘一在漢  
白馬縣為北楚丘後改北楚丘為衛南縣通典白馬  
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丘大事表云漕近楚丘俱在

滑縣榛見簡兮篇陸佃云栗味鹹北方之樹圖經云  
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爾雅椅梓郭云即楸陸疏  
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又櫬  
梧注曰今梧桐又榮桐木注亦曰梧桐然桐有青白  
赤之異陸疏謂白桐宜琴瑟錢氏謂經典中單稱桐  
者皆以作琴瑟則爾雅所稱榮者即此詩之桐白桐  
也所稱櫬梧者疏引卷阿之梧桐巖華谷謂之青桐  
非此桐也說文黍木汁可以鬃物

鬃音休

蘇頌曰漆木

高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六七月以竹筒針入取汁周禮庾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詩舉中言之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母古音米命古音彌吝反人姻信命平上去通說約人姻一韻

信命一

韻亦通

蝮螭止奔道化行也父母兄弟情難割捨女子從人

當遠離骨肉豈可苟且疊舉之明不可棄信而違命也末章乃戒止之乃如之人特舉以示鑒故不曰刺而曰止毛不言興然玩詩意當為興不當為比○爾雅蝮螭謂之雩郭云俗名為美人音義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白虎通謂之天弓又謂之帝弓傳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敢指非以喻幽暗之事不可道也周禮十輝九曰隤隤即虹箋以升氣言之由升氣所為也馮疏據玉歷



通政經旦見於西則為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則雨止集傳正相反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歐陽氏云詩意言人不如鼠爾毛鄭以鼠比人此其失也毛言居尊位為闇昧之行鄭言偷食苟得不知

廉耻詩皆無此義今從集傳此與上篇辭意嚴厲異於他詩蓋大亂之後教化初行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然溫柔之教亦少衰矣此可以驗世風之降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干旛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序稱美好善而行者屬之文公臣子毛鄭朱呂皆從

之說者乃以求賢為人君事非臣下所專不知進賢  
達能謂之大夫臣子之美化由君上不必文公親為  
之也且諸侯旂物上畫交龍不應下用州里所建皎  
然明矣華谷嚴氏又以見賢載旗禮無明文不知司  
常建旗其下明言賓客亦如之許 鈔 卿大夫禮賢謂之  
賓興嚴氏顧未之攷旂旌皆因旗而言許 鈔 蓋九旗  
之干首皆有旒羽別處在旒縵此詩前舉旒後舉羽  
中舉旒縵祇是一物不當以設旒為卿大夫建旗為

州長素絲毛傳以御馬鄭箋以維縵集傳用鄭義程子則謂素絲束帛也以束帛良馬行禮於賢者紕祝祝謂以組紕比合而連屬之黃實夫云素絲紕組祝即實其幣帛筐篚之意良馬四五六即錫馬蕃庶之意也彼姝者子舊說指大夫不如集傳指賢者為得

○通典浚在濮州濮陽縣東南今在直隸大名府開州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悶陟彼阿丘言采其  
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  
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驅古音丘漕古音鄒蟲古音芒行古音杭尤古音怡

未嘗歸衛而陡作歸語未嘗怨許而故作怨語陟丘  
行野特託意言之許氏謂極其思者是也主意在控  
于大國徒以因極難憑旋反無路一腔義憤寄諸長

言此泉水更為悲鬱大夫跋涉箋言衛大夫來告難  
按末章大夫屬許不應首尾歧異集傳謂許大夫來  
止行按夫人本未嘗行抑豈有君夫人輕身去國而  
大夫奔走追還之理蘇氏指許大夫之唁衛者雖有  
大夫之往而不足解憂其義長矣我思不遠不能遠  
而忘也我思不閔不能閔而止也女子善懷亦各有  
行行道也道在控大國也百爾所思不過慰問之而  
已周卹之而已不如我之所適別有遠謀所謂有行

者也終以義不可往載馳所以賦歎舊分五章集傳  
從蘇氏作四章序於文公後者安溪李氏謂非本國  
之詩○許今為河南許州府爾雅偏高曰阿丘蟲作  
苧貝母也陸疏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  
子正白四方連累相着有分解也

苧音  
萌

衛

十五國風自南豳而外惟衛詩獨美故季札觀樂  
而慨然慕康叔武公之德焉夫康叔遠已其詩不

可得聞而詩中所陳武公之盛德文公之秉心迥  
出齊晉秦魯諸賢侯之上宮闈之間如共莊二姜  
及泉水載馳竹竿河廣四夫人高節卓行寶冠諸  
國雖宣懿重昏國家喪亂而一旅中興卒綿九百  
之祚非無故也後之說詩者徒以宣姜淫亂株連  
一國與鄭同科毋乃目睫之論歟○衛本殷紂舊  
都朝歌之地今為河南衛輝府淇縣後遷楚丘又  
遷帝丘詳見鄘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  
竹青青有匪君子克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  
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  
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

三章疊舉有匪而以綠竹之美盛起興有諸中者形  
諸外要皆切磋琢磨之所致也首章解義大學為精

審語錄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學  
問自修之功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三章言德器之  
成前二章皆有瑟僂赫咺之辭三章但言寬綽戲謔  
於此見不事矜張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克耳  
璵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璵諸侯以石毛傳會謂弁之  
縫中琢玉為珠以綴飾之皦皦如星也箋合周禮注詩故  
云如金如錫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能圓能方也猗  
較易於矜持武公則寬綽其容戲謔易至陵侮武公

則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猗重較之猗  
釋文只是倚義集傳以為嘆辭釋文義長○爾雅綠  
王芻竹篇蓄疏曰人謂之篇竹大學綠作菴韓詩竹  
作薄薄亦篇蓄也據此則毛傳當矣陸璣以綠竹為  
一草古今無從其說者考工註較兩轆上出式者義  
疏車深四尺四寸謂車箱其前三之一式也後三之二  
較也當云轆也轆即車箱兩旁立板以其在旁可倚故謂之轆較橫於車之兩旁  
當云較分冒於兩轆之上  
下與軹之植者相貫其橫之交錯於軹者亦貫之式

在前而低較在後而高

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五尺五寸

故鄭云兩轆

上出式者也以式低較高望之若兩重然故曰重較

祇以式之在兩旁者言不指其當面者

式有三面較止二面

當

面者不可名較也較在旁亦可憑人直立稍後一手

可以憑較俛躬向前兩手可以憑式也曲禮孔疏謂

式上又橫一木為較此繆論也若橫於當面則御者

射者皆不便於運動即俛而憑式首且為較所觸矣

戴震釋車曰揜與旁謂之轆式前謂之軌軌謂之陰

橫側車前  
以蔭輪也

縮騎上者謂之較與前卑於較者謂之式

車闌謂之輪

車轆間衡  
從交結者

較內之輪謂之軹式下人所

對謂之鞞按崔豹古今注重較即重耳在車藩上重  
起如牛角毛傳指為卿士之車於禮無聞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  
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  
寤宿永矢弗告

澗寬言諼  
平去通

後之稱隱士者器量多狹小猥介惟碩德之人乃能

遊世無悶覺塵俗外別有天地故云寬也王肅以言  
為言先王之道乃見寤言寤歌中具有伊尹耕莘氣  
象而時不可為之意亦隱隱可想已見復師曰序謂  
刺君上之失賢朱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  
彼矣美在言中刺在言外○考成槃樂毛傳也考扣  
槃木器陳說也反復詩言毛義深矣世固有隱而弗  
成者二無真樂斯弗成矣無可隱斯弗樂矣成其樂  
乃以成其隱也獨寐獨寤而言言而歌歌而宿無酬

對無應和此間消息甚大非逍遙養生一流故以碩  
人稱之若如鼓盆拊缶之為樂則所謂猥狹而非寬  
大者矣邁從毛為寬大軸從蘇為盤桓於義得矣終  
有未能釋然者竊疑邁乃是草而繫之於阿恐亦南  
陽草廬之類軸以行車而繫之於陸恐亦懸車不出  
之意及見丹鉛錄採舉要之說謂邁同窩而范逸齋  
補傳訓軸為卷窩藏卷懷於字訓頗近

碩人其碩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媵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  
瓠犀螬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  
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芾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畧濊濊鮪鮪發發葭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暵

疏述毛意衣錦聚衣  
二衣皆如字今從之

嚴緝云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  
類之貴容貌之好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  
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二語微見



其意而辭亦深婉序題以閔莊姜左傳可証說詩若不用序則以此為閔莊姜可乎輔氏廣曰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如此看最好○說文褻榮也臬屬爾雅翼今人績為布蓋用此為禪衣故謂之褻許鈔嚴緝謂以穀為之非也士昏禮作景玉藻作紉箋言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下章則自近郊正衣服乘車馬而入大事表邢

國在今直隸順德府治邢臺縣後遷夷儀今山東東  
昌府西南十二里有夷儀城周公子封國僖公二十  
五年滅於衛譚國在今山東濟南府治東南七十里  
子姓莊公十年滅於齊鄒氏肇敏曰禮惟嫁長女餘  
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邢譚之夫人皆其姊  
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妄爾雅蝘蝘蝘又蝘桑蠹許  
鈔蝘蝘之類蝘蝘在木中蝘蝘在糞土中瓠犀爾雅  
作瓠棲辦也又蝘蝘郭曰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

者謂之螭又蝨羅郭曰蠶娥形疏此蠶蛹所變者也  
古義娥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釋文鑣馬銜外  
鐵一名扇汗又名排沫爾雅謂之鑣鑣飾也以朱  
飾之故曰朱幘爾雅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翟第  
者以翟羽飾第所謂厭翟也又魚罟謂之罟郭曰最  
大罟也鱣郭曰大魚有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江東  
呼為黃魚鮓音叔鮓郭曰鱣屬大者名王鮓小者名  
鮓鮓建平人呼鮓子陸疏遼東人謂之尉魚葭莩見

召南騶虞篇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  
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  
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葢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  
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  
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謀音媒丘音欺甚湛隕貧湯棠  
爽行俱平上通勞朝暴笑悼平

去通婦寐遂知之隔韻

亦平上通思哉轉韻

讀谷風便覺可憐讀氓便覺可恥詩之移人如此故  
曰詩可以興纔開口一句而怨毒之情詆訕之意及

本非仇偶之實一一形見全篇敘事簡達比之谷風  
反復叨細者殊別蓋本無可訴之冤也序曰刺時而  
衍者以為美反正謬矣一章述始為所誘而許之奔  
二章述既為所惑而遂奔之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者  
本謀即挈婦去而婦言未曾有人先來告我故行計  
未辦至秋乃得治裝如次章所言賄遷也兩章傳寫  
往來踪跡如扮如畫三章乃從棄後追悔從前到狼  
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

鍾惺

正如潘岳

臨刑悔恨自知其不可復活也而鄭謂賢者刺之何

其慎歟四章正述其見棄之事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當如集傳謂渡水以歸不當如箋說倒敘奔時也沃

若隕黃乃以况情意之盛衰歐義非紀其時如箋義亦不

必以色衰為說如疏說士也固極所謂怨靈脩之浩蕩

也五章述其將至家而羞見兄弟詩緝言既遂矣至于

暴矣言當食貧之時而我以賄遷既遂其生而遽加

以暴也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寫狀無可解免意思真

覺無地自容六章述其怨而無所自解之辭及爾偕  
老老使我怨諸家謂其老而見棄然據總角之晏云  
云則此婦未笄便為所誘不應三歲便老也詩緝言  
今未老見棄設若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  
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言其心無泮岸即上  
章所謂罔極也不思其反箋謂不復念其前言既與  
信誓緊對而下句是字亦非贅設矣似皆長於集傳  
○鄭司農載師職注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



幣貿易物頓爾雅作敦一成曰敦丘注成重也漢志  
東郡有頓丘縣水經注淇水屈逕頓丘西寰宇記澶  
州臨河縣復闕城在內黃河北岸也孔疏引巾車重  
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檐車山東謂  
之裳帷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惟  
婦人之車飾為然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嗟佩玉之儺淇水漉漉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右古音以後同  
左嗟儺平上通

竹竿衛物也淇水泉源衛水也皆童子時所釣遊者

朱善

而今遠適異國會不得一往焉因思淇水泉源間

游女褰暵何等閒適而已不能如

歐陽

安得乘舟駕楫

出遊於此以寫我憂哉前二章身在此而心在彼後

二章思之深而恍然置身淇水泉源間檜楫松舟上

矣詩比泉水更進一解序言衛女思歸而行者申以

補

適異國而不見答朱子辨為未見不答之意黃氏樵  
曰人惟怨困憔悴之中則思昔日逸樂之事嚴氏粲  
曰再三極言衛國之樂則知其有所不樂於此矣按  
末句逗一憂字其情自見特着語和平令人不覺衛  
女所以賢也毛曰興也其解迂曲今從集傳為賦○  
泉源水經注有二源俱出朝歌西北一名馬溝水一  
名美溝水二流相承泉響不斷方輿紀要曰輝縣西  
北七里蘇門山一名百門山泉通百道衛風所謂

泉源在左也或謂之百泉山衛水源於此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生纏繞非特達之物

金履祥

興惠公狂穉非令

器不能自立也雖佩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人

范補

傳才不足以長人

程子

其不足有為可知容容與遂直

遂詩悸心動也

說文

言其舒緩放肆

集傳

拖長紳而執心

不定

程子

如魯昭公習於容止而猶有童心也

黃佐舊說

未融諸儒釋悸字皆引更始升殿刮席事恐非其倫亦與驕而無禮不合○爾雅藿花蘭注謂藿花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疏曰藿一名花蘭注言藿花或傳寫悞花衍字陸璣謂一名蘿摩是也何黃如乃謂孔氏誤讀爾雅因以莞當之按莞即蒲安得以支言其誤不更甚耶孔疏內則子事父母左佩小觴右佩大觴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但佩容臭而已故知為成

人之佩蓋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韉毛訓決象骨為之鄭訓沓朱韋為之陸堂云字既從韋鄭說為近又禮書云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鈎絃三指著沓

即儀禮所

謂朱所以放絃左臂着拾所以遂絃謂之極者中於

指也謂之沓者沓於指也劉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鶻能射御者佩決按桓十二年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注云蓋年十五六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極辨河不廣宋不遠然則不得歸者何也味在言外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涉宋必涉  
河故以河廣為言嚴華谷謂是詩作於衛未渡河之  
前非臆說也是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鄭箋乃  
謂襄公即位而夫人思之與詩義不相應矣集傳亦  
仍其誤疏謂本不渡河特假有渡者之辭此是曲說  
詩固從賦不從興也讀詩記載說苑一條宋襄公為

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  
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不曰母而曰舅恐  
傷其父也即此推之而是詩之作必非在襄公即位  
之後矣四書釋地引劉曰珩言謂不必渡河而仍以  
故國之山川言者其有深情與按此亦滯於鄭箋而  
欲稍變疏義以通其說非達詰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  
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



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諛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  
痲

此詩時世序無明文康成寔以衛宣公時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事鄭在衛西而詩云之東既不可信

朱子  
辨說

又宣公之詩不應次於惠公之後許氏詩深曰

此篇序于宋襄齊桓之間恐是霸主假王命以樓伐  
序所以書刺時也一章閱其行三章極其思首如飛  
蓬意緒亂也甘心疾首又加病焉至於心痲則肝胆

摧傷矣范氏補傳曰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毛傳及長二丈而無及考工記廬人職謂尋有四尺則丈二也說文積竹為之徐鍇云其體八觚呂記沐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注云米汁可以沐頭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本作萱說文作憲本草即今鹿葱豐熙云食其花健忘一名宜男非合歡也集傳訛古今注合歡樹如梧桐與諼遠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  
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  
憂矣之子無服

無裳無帶無服即附於身者之皆無而窮民之無告  
時君之不恤並見之子云者民間相謂之詞或詩人  
之所見然也序曰刺時而行者乃言衛之男女失時  
喪其妃偶因引古者凶荒殺禮多昏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以見時君之不能行此政詩緝謂桃夭標有梅

之變亦是從衍者之說也康成且謂婦人寡而欲與  
為室家則尤鑿矣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  
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以已之情諒之也已惡饑寒則  
知天下之欲衣食已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已  
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  
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心之憂矣之子  
無裳可謂能見其大詩從毛為興

古義詩與木瓜相屬一主施一主報也戴公廬漕

齊桓公歸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重錦等物即  
此詩憂之子無裳無帶無服者也淇在河北時已  
渡河猶以淇入咏者蓋以興復望之耳吳易堂駁  
其說謂以興復望衛不當比狐媚之獸愚謂以望  
興復破在淇終覺費辭若狐之取興不足為異左  
傳卜徒父謂狐蠱必其君不獨雄狐之比齊襄也  
易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程傳謂狐能  
渡水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水而聽小者未能畏懼

則濡尾而不能濟本義汔幾也汔濟濡尾幾濟而猶未濟也易豈取象于狐媚耶詩言淇梁淇厲淇側取義於渡水故以狐言之戴公廬漕亦幾濟而未濟時也綏綏者疑畏而恐濡其尾之狀公不為小狐而為老狐所以終濟何氏所稱似與易義相應特未能釋然於三在淇句故不敢主其說為錄而論之以附於後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

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瓜古音孤玖古音几後並同

木瓜美齊桓其說相仍惟集傳疑為男女贈答彙纂引朱子集中讀尊孟辨云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朱子固未嘗終廢序說集傳比也今從之○爾雅楮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陸農師曰江左右者名相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香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

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謂之木李孔疏瓊  
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瑤言美石玫言玉名明三者玉  
石襟也丘中有麻傳云玫石次玉是玫亦非全玉也  
羅願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  
璜衝牙者也

虞東學詩卷二